

情殇武侠系列

上官云飞真品集

盖世神功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上



上官云飞真品集

盖世神功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一九九九年

内 容 提 要

六朝旧都，秦淮河畔，虽才子佳人云聚，歌舞升平，但藏龙卧虎，恩怨相报。为了一只紫龙玉凤，血海深怨，令几多武林豪杰死不瞑目；令无数妖娆艳女，投入怀抱，受人淫躏。

红叶楼主矮阎罗米盖巧取豪夺，将人人欲得的紫龙玉凤秘藏之后，天地灵秀积于一身的红粉美人竟与之情孽牵缠，侠骨柔肠的杨英，一时成为众多女子甘愿以身相许的目标，雌雄变幻的花中侠，来无踪，去无影，骷髅帮的红蝎子游戏风尘，那淫荡劲堪称天下之尤，几乎没有一个男人不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可与她同食共枕，凤倒鸾颠过的男人，其下场无一不是化为骷髅，……这一切，反映的似乎是一个男盗女娼的世界。

然而，青山遮不住，人间自有真情在，恩怨相争终有时。杨英与花中侠，花花手和双雯三个姑娘之间，虽然也有肌肤之亲，肉体之合，但那是真情的萌生与升华。

目 录

第一章	杨英结识奇侠异士	(1)
第二章	花中侠忍辱有蹊跷	(62)
第三章	紫龙玉凤初露端倪	(124)
第四章	散花女侠暗生情愫	(186)
第五章	邂逅双雯拜师学艺	(208)
第六章	拐仙韩非义气干云	(249)
第七章	雪妮迷情不变雌雄	(309)
第八章	窥伺宝物高手云集	(367)
第九章	二女侠酒楼遇异人	(413)
第十章	矮阎罗布下迷魂阵	(431)
第十一章	朱矮仙巧点鸳鸯谱	(494)
第十二章	终获至宝姻缘旷世	(553)

第一章 杨英结识奇侠异士

明永乐北迁，南京虽为留都，但那六朝金粉之地，依旧遗韵风流，尤其是城东南角的秦淮河，更是笙歌匝地，翠袖飘香，许多王孙公子，富商大贾，都到这儿来寻欢取乐，多少诗人墨客，又在此寻春题咏，那时间，一般章台莺燕，一经名士品题，便能身价十倍，寻芳客更不少，人物会萃，龙蛇杂处。

秦淮河上最风流旖旎的地方，首推夫子庙一带，每当华灯初上，街上已是行人熙攘，那河岸边的歌场舞榭里，已是新声巧笑，弦歌盈耳，酒楼饭店，更是满谷满坑的游人，玉腕银壶，人娇酒冽，醇酒美人中陶醉了多少英雄人物，花尽了多少有用钱财。

这一天，正是一个暮春的晚上，在桃叶渡口有一家背河临街酒楼，楼前宫灯璀璨，映着金晃晃三个大字“绮红楼”。这绮红楼，在夫子庙是顶尖儿的酒楼，来此吃酒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物。楼下是个通堂，布置倒还亮堂，那楼上可就气派豪华，一般人真还不敢上去，单那候客人的女侍，都是百中挑一的妙龄美丽少女。在这楼中饮酒，不要说是人会被

酒醉，但看那些像穿梭粉蝶般的女侍，早就意乱情迷，不吃酒，人也会陶然如醉了。

这时，楼中虽是满座，但那靠窗面河右面的紫檀木雕花桌儿上，却是空着。临窗左面的桌上，坐着一位年约十八九岁的姑娘。在夫子庙女人进酒楼，不算稀奇，但是这位姑娘装束十分特别，一身绿色缎阔紧身夹层衫裤，白绫缎带儿，紧紧地束在汗腰上，现出迷人的曲线；脚下一只鹿皮小蛮靴；面型不但非常美，美中还带着几分妩媚，凤目不但俏，俏里却又隐露出英威。虽说这儿酒客们平素非常佻达，大概也知这朵玫瑰花儿有刺，偶然用醉眼儿溜溜，却也不敢招惹。

她一面饮酒，一面凝视着河中穿梭般的画舫，手中玩着一条马鞭儿，那鞭儿比平常的较粗较长，梢端却是一个耀眼的金珠，约莫有胡桃大小。看她，偶而柳眉轻挑，有时梨涡浅笑，这神韵真个是顾盼风流，容华绝代。

蓦地，那楼下酒保高喊道：

“楼上看座啦！”楼梯上“咚，咚，咚”一阵响声，上来了二人，头一个身材矮胖，年纪三十多岁，黑脸膛，浓眉大目，身穿蓝缎箭袖，粉底靴。一派绅士打扮，但那步履间却非常稳重。身后跟着一人，高个子，一脸轻佻狡猾之态，年龄虽然较轻，却瘦得像只皮猴，青缎劲装，腰间斜挂一柄长剑，二人一上楼，女侍们早堆满一脸媚笑道：

“唷，二爷怎地才来？座儿早给爷留着啦。”

那矮胖绅士仅笑着一点头，瘦皮猴在身后却咧嘴笑道：

“你等急了么？二爷不惦念你，我可挂念得紧。”同时伸手在那女侍脸蛋儿上拧了一把，女侍虽然面现不愉之色，却

不敢作声，仅一侧身让开，低着头，便领先向窗边桌上走去。

本来这楼上喧闹已极，二人一上楼，那喧闹之声便倏然而止。那姑娘诧异的一回首，正赶上瘦皮猴在戏谑女侍，柳眉儿便是一皱，凤目中寒光陡闪，又见女侍侧身让过，那人也未继续恶作剧，才脸上冷然一笑，未曾发作。

二人在临窗桌边对面坐下，不待吩咐，已有女侍送来酒菜，那瘦皮猴偏偏的选了个面向姑娘的座位，等到他们三杯酒下肚，一双贼眼，色迷迷的直向姑娘脸上溜，还不时与那矮胖绅士挤眉弄眼，悄声儿说话。

姑娘心儿玲珑剔透，本来就对他有气，自己更是一个刁钻得紧的人，无事尚且惹事，看那副急色样儿，向自己挑逗，心中暗笑道：

“好啊！你这贼猴崽子，是要自找苦吃了。”可是她不露声色，眉儿往上一挑，眼珠儿转了几转，脸儿上反堆满了媚笑，忽地脆生生喊来一个女侍问道：

“你们这夫子庙可真热闹呀！我可是初来乍到，这晚上什么地方好玩啊！我可真闷啦。”

女侍一听姑娘问话，女人对女人总比较亲切，忙趋前笑着回道：

“这夫子庙玩的地方可多啦：河上可以划船、饮酒、听曲儿，茶园里有清音大鼓，画场今夜正说十三妹大破能仁寺，长乐园上演全部玉堂春，随姑娘喜欢。”

姑娘笑道：

“唷，得啦，你说这么多，我哪能样样儿记得清，再说我也没个伴儿，谢谢你啦！”她口里在说，那媚眼儿可向对面

撩。

那瘦皮猴本来就是色中饿鬼，上楼来一见这位单身姑娘，早已垂涎三尺，但是姑娘那一身装束，和那凤目中的隐隐英威，他可也光棍，怕着这花儿上有刺，心眼儿虽在想，可不敢过份的放肆，等到姑娘眼波向他几溜，那灵魂儿便出了窍，心中不由一转念：

“我灵猴可交了桃花运，看她这一身装束，原来还是跑江湖的妞儿，差点自己走了眼。”他这心里一乐，不由色令智昏，周身痒酥酥，晕淘淘，也向姑娘眼儿直飞。

原来这两人，正是南京城内的地头蛇，那绅士打扮的是江南恶霸矮阎罗米盖之侄米进，那瘦皮猴可人如其貌，人称为灵猴冷欣。这米进仗着叔叔的势力，在这南京城可是无恶不作，尤其这夫子庙一带，提起米二爷谁敢说一个不字，灵猴正是米二爷手下一员大将，平素在这夫子庙也是横行无忌。这一听姑娘亲口说：

“没个伴儿”，忙低低的向米进谄笑道：

“二爷，你看这雏儿可骚得很，不是送上门来的食儿么？二爷若想尝个鲜儿，我去办！”

米二爷斜眼一看姑娘，见她确是美艳，美色当前，那还会不愿意，呵呵笑道：

“小猴子，真有你的，我平常咋地说你来，只有你，最知我的心意，你就瞧着办啦。”

灵猴如奉圣旨般，霍地起身离座，大模大样走到姑娘桌边，见姑娘小嘴儿抿着酒杯，正媚态嫣然的望着他，灵猴涎着脸笑道：

“姑娘不是玩这夫子庙没伴么？我来给姑娘当向导如何？要说这夫子庙么，我可真熟，吃喝玩乐，有我伴着，包你称心如意。”

那姑娘“咯咯”的一阵娇笑，笑声像一串银铃，清脆已极，眼见凝光似荡漾的流波，微露一点娇羞，道：

“是啊！我正没个伴儿，可是我不认识你呀！跟陌生人在一起，我可有点怕！”

灵猴心里可乐透了，心想：

“这雏儿真好玩。”又一脸轻薄地说道：

“怕什么呀！有我冷三爷伴着你，这夫子庙谁也不敢欺负你，来吧！先到我们桌上陪喝一盅儿，我们再去玩。”说着，随即伸手来拉姑娘右臂。

他这才一伸手，姑娘心里可骂道：

“好个猴儿崽子，你这是天堂有路不去走，地狱无门自闯来。”虽在骂，人却端坐着不动，待得他才近得身，姑娘陡然寒霜罩面，柳眉一挑，霍地玉腕一翻，手挽兰花，小指头早拂到灵猴腕穴上。她是出手奇快，谁也没见姑娘出了手，只见她仍如没事人儿般，端然坐着，却苦了灵猴，伸手、瞪眼，僵立着像一只冻猴，额上汗珠儿，如豆大般直向外冒。

这满楼酒客，谁不认得这米二爷和灵猴，先前一见灵猴去挑逗那姑娘，大家直替她担心，可谁也不敢出一点声儿。现在一见灵猴兀自变成了那副怪样，心中虽然想笑，可都忍住。此时，有两个酒客低声说道：

“这不是邪门么？怎么这位冷三爷，一错眼便变成一只冻猴啦？”

另一位酒客道：

“你知道什么？这姑娘定是一位女侠客，这叫做点穴功夫啦？你看她那身束装，能是本地人么？若没有两手，还能独个儿到这夫子庙来？我看哪，今天有好戏了，你看，米二爷不是要起身了么？走吧！这楼上窄得很，打起来可不是好玩的。”两人说完，起身就走，酒客们纷纷跟着一起走，霎时间已走去十之八九。

女侍们可不敢走，她们也不知这冷三爷怎会好端端的现出那副怪模样，惊惶地睁着杏目，不是想看热闹，而是惊得呆了。

正当酒客们纷纷下楼之时，米进脸上哪能挂得住，明知这姑娘身手了得，自己可是南京兜得转的人物，灵猴被人家弄的当场出丑，等于自己栽了个爬不起来的跟斗，哪还按得住怒火，陡然一耸身，人已由坐位上飞身掠到姑娘前面，嘿嘿笑道：

“小丫头，倒看不出，你还真有两手儿，可是这夫子庙有我米二爷在，就不准有人撒野，算我走了眼，我来领教你几招。”话落，人已斜肩错步，一式“推窗送月”右掌已向姑娘左肩劈到。

姑娘可是不怒不气，见他掌已拍出，反而微微一笑，玉腕“骊龙现爪”，又是一朵兰花拂出，口中却说道：

“唷，你们真欺负我外地人，我可最怕和人打架啦。”

米进见姑娘嘻笑之间，竟施出擒拿手法，反扣自己右腕，而且出招奇快，赶紧右腕猛沉，并指如戟，顺势猛点姑娘丹田穴，同时左掌“寒梅吐蕊”，劲贯掌缘，斜劈右肩，这是卸

招、变招、奇招，同时使出，快如电光石火，若是换得别人之时，怕不出一招即遭败落，姑娘可仍是那么轻松，娇笑声中，绿影掠空飞起，风声飒然，人已斜刺里飞出一丈，一旋身，又抢到米进身后。

姑娘脚未点地，玉腕轻舒，单指已向米进玉枕穴点去，口中娇笑道：

“你真要打么？姑娘可得罪啦。”

那米进也非弱者，一掌劈空，见姑娘掠空后窜，他听风辨向，早已扭腰旋身，双掌并吐，右挑玉腕，左拍酥胸，攻守两招同时递出，姑娘似未防他如此快捷，倏地错步撤身，变点为拿，横里向她左腕扣去，哪知她这一缓之势，米进已是连环进步，双掌连环抢攻，上劈下扫，急挥猛挂，疾如骤雨摧花，势若排山倒海，劲风呼啸，楼中桌倒椅飞，户摇窗动，灯光震荡得摇晃明灭。

这连环三绝掌，是矮阎罗米盖家传绝技，一式三招，共分九式二十七招，施展之时，能生连环生克之功，刚柔并济，奇效，矮阎罗米盖，凭这一手功夫，在大江南北，不知击败过多少成名人物，他能在这六朝建都之地，创字号，亮万儿，即成名在这三绝掌上。这米进是矮阎罗之侄，虽然功力尚差，但家学渊源，还能差到哪里去，是以，米进趁姑娘缓势之间，抢得先制，猛施独家掌力，端的凌厉。

米进掌势一展，虽是不同凡响，但那姑娘仍是行云流水般，寻瑕踏隙，在掌风中闪躲腾挪，口笑指出，逼得他一连递出六式十八招，不但未能伤得姑娘，只觉眼前光摇绿影，叱咤闻香，连姑娘襟带均未沾着，这不但使他惊，而且更奇，

知道遇上辣手人物，若不全力以赴，自己吃不了还得兜着走。

他哪敢怠慢，奋起全力绵绵不绝的拍出连环掌，姑娘可未存心伤他，绕着掌风忽进忽退，不时娇笑轻传，趁机幌逗，逼得米进团团直转，他是愈转愈怒，姑娘是越转越笑，哪里是在过招动手，简直是把这位南京恶霸当小儿般在玩弄。

也许是姑娘太过轻视这米进，正当姑娘斜身后退之际，他霍的施出“回风斩草”招式，迎着退势，单掌向姑娘纤腰上猛插横扫，姑娘是退势太急，一时收势不住，他这里又快逾闪电，眼看已截到纤腰之上，好姑娘，竟能临危不乱，口中“唷”的一声，纤腰仅那么一扭，人又凌空纵起，此时米进可心中暗喜，想：

“你还能躲过这一招么？”他两臂倏地一振，两手并指，脚踏倒连环，迎着姑娘下落之势，迎门上贯，一式“撩云拨月”，探阴点臀，这一招不但狠，而且轻薄得紧。

姑娘身子刚要落下，蓦见米进双手直点裤下，这是女儿家最尊贵的地方，那能忍受这种轻薄，心中是又羞又怒，恨他阴损，那戏耍之心一敛，杀机陡起，双腿在空中一绞，身子凌空翻滚，让开来势，飘身落地，已是一声娇叱，晃身疾进，玉掌挥时，落英翻飞，米进顿觉四面八方都是姑娘身影，掌势如飘絮落英一般，自己竟错着双掌，身儿跟着姑娘身影直转，不知向何处拍出，才转得几转，心知不好，还未容他撤身，蓦然间香风骤袭，双目极痛，眼前一黑，仅“啊哟”得一声，人便昏倒楼上。

姑娘毁了米进双眼，那楼梯口上响起了一片惊呼，接着阵“骨碌碌”响声向下滚去，原来先前在戏斗之时，几名

女侍躲在楼梯上，仅伸出半个头儿在探视，虽然心中在怕，但看姑娘像翩跹粉蝶一般，不时还娇笑轻传，反觉得好玩得紧，倒将那心中的害怕减去不少，又见姑娘骤施落英掌法，满楼都是人影，直如幻境一般，那女侍梨涡儿一灿，才待要笑，蓦听一声惨叫，那平素如狼似虎的米二爷，已痛倒在楼上，双目变成两个血窟窿，这一来，直吓得花容失色，一个女侍，吓得惊叫一声，娇躯顺着楼梯，直往下滚，好在那楼梯中央，也挤满看热闹的人，才没有跌伤玉体。

姑娘见他痛昏过去，她虽不怕，但在闹市伤人，亦觉不便，回头一看，那灵猴兀自瞪着双眼，满头大汗顺着两颊直流，她冷笑道：

“小子，便宜你啦，照说也该毁了你这对眸子，姑娘今天就饶了你。”说完，伸手在灵猴后脑处一拍，解开穴道，绿影一闪，早穿出窗外。那身形端的美妙绝伦，看她，穿飞柳，点长枝，比燕儿还轻，较鹰隼更快，起落间，忽地一式“平沙落雁”，人已轻盈的落上桃叶渡中一只画舫，真个是，翩若惊鸿来水上，宛似游龙戏海滨，美妙中透着神奇，令人仰慕，萦回。

这时秦淮河中，正是歌声低回，流波似锦，姑娘一上画舫，那船儿已是“咿呀”一声，穿入花舫游艇间，顺流而去，姑娘并不入舱，一拢鬓发，迎着夜风，嫣然俏立，笑靥映着疏星残月，她被这多彩多姿的秦淮夜影所迷惑，似已完全忘记曾经在酒楼上伤了人，她本来是豪放不羁的性儿，游戏风尘的江湖侠女，何况艺艺高人胆大，只要不是误伤好人，像这种地头蛇之类的下流人物，再伤他十个八个，她也不会放在

心上。

姑娘这只画舫，顺着荡漾流波，浮光泛影的驶去。这桃叶渡以下，两岸柳荫渐密，河面也渐渐岑寂，大约船儿划出半里许，河岸上一处柳梢楼头，箫声浸月，夜静，箫声更清，韵律更感人，在杨柳岸，晚风残月中闻箫，比适才河中那些庸音俗调，自是不同，她被这清逸高洁的箫声沉醉了。她轻轻一击掌，画舫便停在河中，这时她那笑傲江湖，争强好胜的心，已被这柔和、幽远的音韵，化为万缕幽情，回复了女儿家的本性。她轻轻吁了口气，顺势坐在舫头，仰望碧空星月，让箫声给她编织一个迷人的梦境。

霎那间，陡听那箫声急变，高亢激昂中透出悲壮，渐渐声裂金帛，震荡空际，她心中蓦然一惊，再凝神听时，辨出这吹箫人若未习过内功，怎能吹得出这种声韵，蓦地想起，这调儿好熟，轻声自语道：

“是啊！他也到这南京来了。”

姑娘再又抬头，见柳梢楼内，灯光映着两扇绿纱窗格，一扇窗格半开着，那箫声即由窗中荡出。她低思良久，忽的一挑眉，脸上闪露着微笑，眼珠儿才一转，人已掠空纵起，似夜莺；不！夜莺还有声，简直是一只乳燕，直向那楼旁一株高大柳树上飞去，比落花还轻，早将身形隐着。

她才一停身，倏见窗前人影忽现，原来掩着半扇窗格，已被推开，姑娘心中微微一惊，以为形迹已露，赶紧摒气看时，虽然那人背灯面月而立，已是看清，正是一个少年书生，看他猿背蜂腰，潇洒不群的身影，正仰首望着残月，忽地低低地说道：

“埋恨沉冤，已经十二年了！”说罢又是一声轻喟。虽然，月色朦胧，看不清那眉宇间的表情，听音寓意，已知他是身负深仇，身世堪怜的人，只不知他的仇人是谁？

她心中正在忖度，陡见他微一撤身，手中已握着一把短剑，玲珑琅耀眼青光连闪，剑已出鞘，武林中人，那有不识剑的，一见剑身映月生辉，准知是件珍品。姑娘不由心中觉得纳罕。皆因，前些天在金山寺之时，未曾见书生携剑，现在忽见他把剑沉吟，似有无限隐忧，便觉得其中另有事故，本来就是好事之人，再加上内心的好奇，便想探究下去。

果然，书生双目凝视着那柄短剑，不是把玩，而是在感慨，看他用手指轻扣剑身，便发出一声龙吟，那青荧荧的光华，反射他的面上，竟将他那深锁的双眉及含恨而深邃的电目，显露在姑娘眼里。不知怎地，姑娘心中微然一动，脸上感到一阵燥热，不由泛起了一种关怀和侠义之心，正因此才引出一段侠骨柔肠，可歌可泣的故事来。

且说那书生抚剑良久，蓦又一抬头，见月已中天，知道时间已经到了，返身入室，略一拾掇，身边仍佩着那把短剑，一扬掌，扇熄楼内灯光，微一晃肩，人已纵出窗外，借窗外柳枝一点足，返身跃上屋顶，旋身错步，见四周寂静异常，才一长身，向东奔去，那身法快捷已极，似一缕轻烟，由浓而淡，转瞬间已奔出里许。

书生奔到一个河湾处，这河面虽然不宽，但也有二三十丈的水面，野渡无人，自然连渡船也不会有。书生略一迟疑，挫腰，振臂，像一只野鹤，斜刺里跃上一株大树，探臂间，折下一棵粗枝，立掌如刃，那消几下，已将枝叶削去，双眼

凝视着静静的河面，霍地一扬臂，那粗枝已被掷入河心，枝落，人已飞出，借树枝在水中上浮之力，单足一点，早又凌空飞起，宛似蜻蜓点水一般，上了东岸。

这岸边正是一条宽敞石板路，路旁长着二排大树，枝浓叶密，直如一条街道，只有一些碎屑般的月光，从枝叶中透射下来，显得这路上阴森森，寂静静。

书生身形隐入暗影之中，虽说夜深人静，他可是小心翼翼，皆因，他今夜查探的，是武林中闻名怯步的紅葉楼，自己一不小心，不但仇不能报，反而有性命危险，在他，生死倒算不了什么？但自己一死，必将冤沉海底，永无昭雪之日，是以，他沿着寂静的大道飞奔之时，已是万分警觉。

十来里地，哪消半个时辰便已走到。前面路旁，正是两个高地对峙，从中央望去，已隐见楼阁齐云在茂林修竹之间，虽是深夜，那璀璨的灯光兀自未灭。他知道这入口处，敌人必有暗桩潜伏，不敢沿路进入，略一审视，左面正是一片矮树林，直伸入庄园左侧，他轻轻一伏腰，便射入矮林边沿，才停得身，那高地上陡然现身二人，在道路两侧来回搜索，书生暗想：

“好险，若非自己快捷，怕不又被那暗桩发现么？他隐身暗处，见那二人搜寻一阵，又唧唧啾啾的隐入山后。

他见二人隐去，才返身向林内走，原来这矮林，枝低叶茂，四周浓密异常，林内反显得疏落空旷，他借浓荫将身形隐着，两只锐眼不断地搜索，鹭伏鹤行地慢慢向林内走去，短剑已是掌在手中，那知才走不过十来丈远，倏见前面林中，一个小巧身影蓦然一闪，慌得一伏腰，此时突闻两声倒地之

声，随却阒然。

这一来，可把他愣着了，想向前闯，前面林中明明有人，若是不去的话，今夜又是白废，自己几次前来，连人家庄园均进不去，更别说到报仇寻物，仔细思量一阵，一咬牙，便想硬闯，他这心意一决，也不再隐蔽身形，右手抡剑伏腰，便向适才人影处掠去，刚飞越过一排矮树，脚才着地，眼前影像，惊得他连退数步。

月光下，正躺着两个劲装大汉，每人右手尚握着一柄泼风刀，似已被人击毙，他见四周寂静，垫步窜到二人身边，借残月微光一看，果然是两具尸体，轻轻用脚一踢尸身，身子尚软，看来正是刚才倒地时被人击毙。这一来，可真把他惊得呆了，暗忖：

“这二人必是被刚才那小巧身影之人击毙无疑，二人刀尚握在手中，显见未及还手，连哼声俱无，即被击毙，此人武功之高，已可想而知了。”再忖度二人束装，正是红叶楼派在林内的暗桩，则来人定是夜探红叶楼之人，正与自己不谋而合的走在一条道上，这一想，他那胆儿更壮，心想：

“好啦，有人在前面给我开路，我还顾虑什么？”

但是，他总觉这二人被击毙得太奇怪，便想看看致死原因。哪知不看还可，看时，更是惊骇十分，原来二人并非兵器或暗器所伤，竟是胸前一掌毙命，那掌印处衣服被震得粉碎，大约掌风将衣服碎屑荡去，故现出指痕宛然的白色胸肤，奇的是肤上无痕无血，蓦然想起，武林中传言的“碎心掌”正是这种现象，难道那米盖竟与武林奇人也有仇恨？

这时，他心中喜忧参半，喜的是红叶楼有此敌人，那矮